

川劇

36

意中緣



出版說明

为了滿足厂礦文娛活动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爱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几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剧本擇要分輯出版。

川劇的剧目是異常丰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点，可是有更多的剧目还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里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这里所选的剧本是在毛主席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正确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成的。

虽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当复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时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这些剧本的整理和修改，虽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还不算是最后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“川劇叢刊”的本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爱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，使川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

前 記

“意中緣”这个戲原为清李笠翁十种曲之一，最早由名鼓师楊吉亭改編为川剧演出，原分上中下三本，应当說这是川剧中的一个傳統節目。民國初年川剧“長乐班”演出本剧，曾經一些老藝人創造了剧中几个典型人物，为本剧生色不少。后来这个戲留傳給了“三慶会”，由唐廣体，蔣潤堂，刘芷美等担任剧中几位主要角色，这几位老前輩对剧中人都各有創造，演得最好，很受观众欢迎。“三慶会”散后，此剧也就不常演出了。我一向喜爱这个戲，一九五五年前后，我一方面为了丰富川剧的上演節目；一方面也想借此來作为業務上的学习，所以决心根据自己对“三慶会”演出此剧的記憶，結合自己几年來的学习心得，來对本剧進行整理。为了適應今天廣大观众的要求，我在尽可能地保留前

輩藝人各種優秀的表演藝術的原則下，大膽地只抽出了原本中的一個重要線索——匪徒是空和尚用董其昌的名義騙娶才女楊云友；後來，楊云友識破了是空的奸謀，並設計把他殺死——整理成為一本。從而，在主題思想上，也大膽地作了很大的變動。原劇是寫楊云友、董其昌與林天素、陳眉公兩對才子佳人的意中之緣；現在改成了暴露匪徒是空和尚的一場空想的意中之緣了（至於下本中的優秀部份，如“卷帘求畫”等折，仍可作為獨立的單折戲演出）。當我初改完成后，曾參加了重慶川劇劇目的鑑定演出。演出后通過座談，對本劇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，並被評為一九五五年度重慶川劇劇目鑑定的較好劇目。我現又遵照各方的意見重作了一次修改。但限於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藝術水平，一定免不了還有很多缺點或錯誤。希望愛好川劇的同志們，多多幫助，予以批評指正！

周企何 記 一九五六年五月

意 中 緣

(彈 戲)

周企何 整理

場次：第一場 西湖賣画
第二場 說親假扮
第三場 登舟拜堂
第四場 画梅探婢
第五場 露丑沉奸

人物：是 空——(丑)簡称“空”
小 童——(娃娃生)簡称“童”
江怀一——(淨)簡称“江”
董其昌——(小生)簡称“董”
陈眉公——(小生)簡称“陈”
楊云友——(花旦)簡称“云”

楊象夏——(老生)簡称“楊”

債主——(淨)簡称“主”

黃天監——(丑)簡称“黃”

妙香——(花旦)簡称“香”

船艍——

第一場 西湖賣画

(是空上)

空：(唱)遁跡空門十余年，上联士紳下通官，人前假裝弥陀面，誰能識破巧机关，買賣全憑一双眼，賤收古玩西湖边，还俗好把袈裟換，洞房花燭配蟬娟。

(小童上)

童：(唱)姐姐画好一把扇，叫我寄賣到湖边，和尚不把經書看，会做生意找銀錢。

(白)老师父你这里寄不寄賣扇子呀？

空：甚么都能寄賣。你的扇子先拿給我看，

是那个名人的手筆？是否好賣？

童：你拿去看嘛，是陳眉公畫的，怎么不好賣呀？（交扇與空）

空：這畫恐怕不真羅？

童：我們姐姐都說是真的哪！

空：你姐姐是誰呀？

童：我們才從閩中來的，我姐姐叫林天素。你曉不曉得？

空：（驚介）啊！原來是她嗎？我聽說林天素乃是閩中名妓，唔，我自有道理。你這扇子要賣多少銀子？

童：只賣二兩，多的就算師父的。

空：多的我到不要，你回去對你姐姐說，我和尙要來會她一會，不知有緣無緣？

童：哈哈！和尙不正經，心頭想女人，告與施主听，生易做不成！（下）

（江懷一、董其昌、陳眉公上）

江：（唱）西湖風光別有天，蒼松翠柏云封巔。

董：（唱）船上已現如山画，

陈：（唱）上岸再看画上山。

江：（白）來此已是。唉！师父，我等到你店中看看。

空：客人請進！（邀三人入）買古玩，買玉器，買書画，样样都有。買古懂：有犀角杯、珊瑚枕、蜜臘珠、翡翠瓶。字画有：宋徽宗的鷹，苏东坡的竹，米元章、倪云林的山水，还有吳道子的人物。要說是今人的書画：松江董其昌、陈眉公这两位大名家的貧僧舖上都有。要大幅有大幅，要單条有單条，要扇面有扇面，任憑取看。

（江、董、陈相視而笑）

江：別的不要，就把陈眉公、董其昌的取來看看。

空：好！好！請坐！請坐！（取画）这是董其昌的山水！

江、陈：無筆墨之痕，有生动之趣，不愧名手！

空：这是陈眉公的扇面。請看！

江：結構不凡，点染自異，不枉名家之手筆。画得好呀！

空：如何呀！貧僧舖上的东西，沒有一件不是好的，三位坐下細細的看。喂！茶館里泡茶來！

（陈、董細看画）

江：可是二位真筆？

董：画到像是真的。待我看落款：“風透深閨壁全無，吹得詩腸別样枯，呵噉自傳蓬戶影，也堪补入鄧公圃。董玄宰題。”細看这落款的字，有几分可疑了呀！

（唱）論筆法点染間道还無異；觀詩句就有那涇渭之別。貧窮家受不过悽風苦雨，再細看才是个女子做的。

（白）怀老、眉公，从这詩句看出：乃是一个女子、被悽苦的風吹逼不过、寫來寄感慨的，我想世間上有这等聰慧善画的女子；并

且能摹仿我的筆墨，若能够訪問出來，我願娶她來好与我代筆作画，豈不甚好嗎？

陈：董公你这單条，到还有詩可辨；弟这扇面就無隙可尋哪！

（唱）要說是親筆，又如此嬌媚；是假画确为何下筆有力？就是那法家眼难辨真偽，这柄扇就算得無縫天衣。

江：（白）原來二公都說这画是假的嗎？

董：有些可疑之处。

江：这也無妨，等我問过和尚便知明白。唉，师父！

空：还要什么嗎？

江：你这画，我們都看出破綻來了，都是假的。

空：（驚介）哈哈！豈有此理，这些画都是貧僧親自到松江去求的，怎么会說是假的了！

江：师父你要知道！如今松江假冒二公的名号者甚多，或許你是被人欺騙也未可知？

空：唉，笑話！貧僧素与陈、董二公相交甚厚，

是我当面看他二人画的，怎会被騙罗！

（陈、董、江三人互視而笑）

小舖所賣的东西，沒有假的，請放心。

江：哦，好嘛！那我就要請問你：他二人是什么相貌？甚么身材？

空：（急介）哼！这个！——

江：你講！你說，唉！

空：董其昌是胖胖子的一个瘦子，陈眉公是高高子的一个矮子！

江：哈！哈！哈！你們出家人都会說謊嗎？如今董、陈二公都來了。你可願見一面嗎？

空：在那里？

江：这就是董其昌，他該不是胖胖子的一个瘦子嘛？这位就是陈眉公，他該不是高高子的一个矮子呀？

董：我們在那里会过？

空：得罪，得罪！出丑，出丑！失瞻，失瞻！莫怪，莫怪！

董：这到不甚要紧，画虽是假，却也画得不错，只要师父说出他的姓名，我们自去会他。

空：这个！哦，哦！我想起了：这画是过客拿来卖与贫僧的，其实不知是何人所作。

董：請你想一想好否？

空：好嘛！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！

（小童上）

童：吩咐两件，忘却一樁，轉來再問，哦！記得姓江。师父，这里有个江怀一江老爺，在那里住家？你可知道？

（江、陈、董聞之一驚）

董：外面有人在叫你的名字，我們去看一看。

江：你这小童在叫江怀一，你可認得他嗎？

童：我到認不得，我姐姐要会他，叫我來問的。

江：你姐姐是誰呀？

童：我姐姐叫林天素，才从福建來的。

董：哦！原來是一位閩中有名妓女，書畫俱佳。我們就問他吧！

江：不錯，你看這張單条是你姐姐画的嗎？

童：單条不是；那扇子才是我姐姐画的。

江：这就好了。我就是江怀一。你們住在那里？

童：我們住在荷花巷，進口第三家。

江：你回去对你姐姐說：不消她來拜訪我，我們明日就來拜訪她。

童：是！（下）

董：师父，这單条究竟是誰人画的？你可想起了呀？

空：实在是門上收買來的，不知是誰。

江：不必再問了。你这單条和扇面買成多少銀子？

空：買成八兩銀子，不敢多說。任憑見賜就是了。

江：就送十兩銀子，你看好嗎？

空：多謝，多謝！手饞了，手饞了！告收！

江
陈：我們告辞了！（同出）
董

空：恕不远送！

陈：怀老，弟聞林天素乃閩中名妓，并且兼長書畫，弟有心娶她來好作一个代筆之人，明日見了还望仁兄成全。若能如願以償，乃怀老之賜也，小弟不勝感謝！

江：話說那里去了！兄当効犬馬之力，玉成其事。

董：眉公你那画扇子之人到尋着了；弟这画單条的人兒無处可尋，使我望洋兴嘆！

江：董公放心，天地只有这样大，四海只有这样寬，小弟与兄慢慢查訪。如果有这个女子，無論她藏在那里，我也要把她尋找出來，决不使你們一个欢欣，一个向隅。二兄的事，都包在小弟的身上哪！

董

陈：（同笑）哈！哈！哈！

江

董：（唱）感仁兄怀俠腸义重如山，一席話增起了兩处之欢。

陈：(唱)託月老全仗兄紅絲引線，須借重女媧手煉石补天。

江：(唱)訪佳人定許你延津合劍，有情人自能够璧合珠联。

(江、董、陈三人同下)

空：(唱)意中人豈容許別人去佔，还須要快一着下手为先。

(白)我只說螳螂捕蟬；又誰知黃雀在后。

那画画的人兒，都是兩個女子，他們虽然問得急，我还是沒有說出；誰知那寄賣扇子的小童就來問江怀一，被他們問出白扇的來歷；且喜我未說出那画單条的人兒。

唉！他們那知道那画單条的女子，就是我每日所想的，我久欲还俗就为这人。我还不曾到手，要是被他們尋訪出來呀！噫！玉皇爺的毛廁，就沒有我的分了。(作想狀)想那楊象夏乃是一个寒士，我不免趁此机会，前去說媒，假言嫁与松江董其昌，就

拿一二百兩銀子，把這門親事定了。那楊云友不但容貌秀麗，而且技藝過人，平素最愛摹仿董其昌的書畫。一個是才子，一個是佳人，不愁她不答應。然後，我想法接她。

哼！此計不錯呀！

（唱）想佳人日夜里心都焦爛，靈魂兒早被她引上西天，不下手猶恐怕事情有變。自說媒自娶妻計出萬全。

第二場 說親假扮

（楊云友上）

云：（引子）愁人怕對菱花鏡，低頭不敢向人前！

（詩）無力葬親有誰憐，只恨家貧敢怨天？怕听老父愁苦聲，輾轉灯下說好言！

（白）奴，楊云友。錢塘人氏。爹爹楊象夏，乃是錢塘秀士。奴自幼閨中精通翰墨，兼習